



1950 年 4 月,解放海南岛的第四野战军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资料照片)

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主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琼苏政府、红军警卫连留在山上与敌周旋,师部及红一连由师长王文字、政委冯国卿率领,向乐会、万宁根据地转移,分散敌人注意力。

当年 10 月,冯国卿在突围中战死,王文字率部撤至乐万根据地,与红三团会合;当年年底,陈汉光再次组织对乐万根据地轮番进攻,红军伤亡惨重;1933 年 1 月 2 日,王文字受伤被擒,当年 7 月英勇就义。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认为,王文字、冯国卿的率部突围,为迷惑敌人、为母瑞山上的同志赢得时间并最终实现突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忠勇可嘉。

至此,除母瑞山上冯白驹等率领的 100 多人,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外,独立师解体,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遭受严重破坏,琼崖党组织和省委、党中央都中断了联系,这是琼崖革命火苗最为暗弱、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

在长达 8 个多月的时间里,冯白驹等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许多时候只能找野菜、拾野果充饥,饱受风雨冻饿之苦,至 1933 年 4 月最后一次突围前,只剩下 25 人。

“有高校邀请我去搞讲座,说到母瑞山的艰苦岁月,我总是对大学生们说,别说 8 个月了,你们现在谁能卷着铺盖,到母瑞山去生活一个星期?”邢诒孔对记者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冯白驹等革命先驱那 8 个多月的“原始人”一般的生活是怎么挺过来的,确实是难以想象。

1933 年 4 月,成功突围的冯白驹等人,终于和琼山、文昌地区县委和机关干部会合,琼崖革命又迎来了生机。

## 云龙改编确保“独立”地位

从 1932 年 8 月至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琼崖党组织和党中央中断联系达 5 年之久。

而琼崖革命武装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颇为艰难的过程。邢诒孔告诉记者,直到 1937 年 5 月,全琼红军游击队人数只有 60 人,还有“在业红军”约 200 人。这些“在业红军”不脱离生产,平时接受秘密的政治军事训练,必要时参加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响彻全国,国共两党开始谈判。一开始,国民党方就想借机吞掉红军,或者将红军“溶化”。当年 10 月,琼崖国民党政府竟然逮捕冯白驹及夫人曾惠予,但冯白驹坚持立场、不为所动。当年年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冯白驹。

在冯白驹出狱后国共重启的谈判中,双方谈判的焦点,始终围绕“独立”进行。国民党当局代表提出将琼崖红军编为国民党一五二师陈章属下的一个特务营,直接受其领导;而冯白驹始终坚持我党我军必须独立自主的原则,要求将红军改编为琼崖抗日自卫的部队,改编后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

1938 年下半年,日军侵琼意图已十分明显。迫于压力以及各界呼吁,国民党当局接受了我党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国共双方谈判于 10 月 22 日达成协议,琼崖红军正式改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云龙改编”,是琼崖革命武装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其由衰转盛的重要关节点。

“说实话,当时谈国共合作,我方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总共才 300 多人枪。正是因为‘独立’,我党我军有了独立防区,可以独立开辟敌后游击区、根据地,独立在战争中发展队伍,才有了抗日战争中我党革命武装的空前发展。”邢诒孔说。

据统计,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已扩编更名的琼崖抗日独立纵队拥有 5 个支队 7700 多人,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基干队 2000 多人,还有反攻预备队 9000 多人。

这支队伍,为我党革命武装对抗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最终协助渡海大军赢得解放海南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 白沙起义: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铺平道路

几乎从革命一开始,琼崖早期党组织就已经意识到,在琼崖这块汉族、黎族、苗族杂居的地方,不争取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投身革命,难以取得琼崖革命的全面胜利。(下转 B3 版)



海口市琼山区工农红军琼崖云龙改编旧址。李英挺 摄

琼崖革命武装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其间经历的若干关节点写满传奇——

# 『不可能的任务』是这样完成的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成智



自 1927 年 9 月 23 日椰子寨战斗一役起,直至 1950 年 5 月 1 日海南解放,琼崖人民革命武装这一面红旗,持续飘扬 23 年之久,其间种种传奇,充满了不可思议——

1928 年底,王文明在红军面临生死抉择时,选择率队伍上母瑞山创建革命根据地,革命火种得以保存;

1932 年 8 月,冯白驹率特委、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第二次上母瑞山避险,在极度困难情况下撑过 8 个多月的“原始人生活”,最后的 25 人成功突围,琼崖革命又迎来了生机;

1932 年至 1937 年,1941 年 6 月至 1946 年 9 月,琼崖党组织先后两次十年与党中央中断联系,在得不到党中央直接的指挥调度下,琼崖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驾驶着琼崖革命这艘航船稳步向光明彼岸行进……

强敌环伺、孤岛作战、四面环海、远离中央、外援困难、武器落后……

有无数理由可以为这段传奇的中断作解释,但自 1927 年 9 月 23 日椰子寨战斗一役起,直至 1950 年 5 月 1 日海南解放,琼崖人民革命武装这一面红旗,持续飘扬 23 年之久,其间种种传奇,充满了不可思议。

1984 年 5 月,《琼崖纵队史》付梓,已经 85 岁高龄的聂荣臻元帅欣然为该书题词:“孤岛奋战 艰苦卓绝 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

今年 12 月,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美国谍战大片《Mission: Impossible 4》即将全球上映。在中国,这一系列影片被翻译为《碟中谍》,而还有另外一些影迷,喜欢原汁原味的译法——《不可能的任务》。

琼崖革命的这一段传奇,又何尝不是“不可能的任务”?若干历史的关节点,支撑了这段传奇的诞生。

## 王文明力主母瑞山避险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诒孔研究员认为,1928 年底,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王文明选择率队伍上母瑞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保存火种的重要关节点。

此前,1927 年底到 1928 年初,琼崖工农革命军在东路与驻琼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较量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一时间,从乐会的阳江至崖县、三亚一带包括乐会、万宁、陵水、崖县 4 县的红色区域基本连成一片,以乐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琼崖掀起了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此时的工农革命军已发展到 1400 多人,赤卫队亦不断扩充。1928 年 2 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琼崖工农红军。

眼见红军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寝食难安。1928 年 3 月,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来琼进行“围剿”,敌强我弱,激战多次,红军严重受挫、损失惨重,特委机关所在地——乐四区革命根据地也难以支撑。1928 年年底,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执行广东省委指示,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而王文明率红军 130 多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共 600 余人,向山高林密、适合游击的母瑞山转移,创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半年多后,在海口的特委机关两次遭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几乎悉数牺牲,而母瑞山革命火种得以保存,其后在母瑞山召开的“内洞山会议”,重新确定了琼崖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革命航向。所以说,王文明力主母瑞山避险,是一次十分关键的正确选择。

## 冯白驹母瑞山突围

冯白驹率特委、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第二次上母瑞山避险,在极度困难情况下撑过 8 个多月的“原始人生活”,最后的 25 人成功突围,堪称传奇中的传奇。

琼崖革命经历短暂低潮后,迅速利用蔡廷锴部北撤以及敌人内讧等有利因素,特委领导及红军逐步走下母瑞山,向周边市县扩展。开展土地革命、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扩编女子军特务连……琼崖革命的烈火,再一次熊熊燃烧。

1932 年 7 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扑灭琼崖革命烈火,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包括空军第二中队在内的装备精良的 3000 多正规军赴琼,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飞机、迫击炮、机枪……红军多次组织阻击,无奈敌强我弱,战斗全面失利。1932 年 8 月初,特委机关、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等再次向母瑞山转移。

8 月 7 日,马鞍岭阻击战失利;8 月 8 日,母瑞山根据地中心区域被敌占领;8 月 11 日,文魁岭战斗失利;8 月 15 日东安一役,红军主力几乎拼光。敌人分片搜山,形势万分危急。